

# 1. 方法师镂石板经记（北齐）

## 题解

《经记》凿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门上方，时间为北齐废帝高殷乾明元年（公元五六〇年）。小南海石窟发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公元一九八三年至公元一九八四年，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进行调查工作，公元一九八八年刊布调查报告。该石窟包括三组小窟，均为方形覆斗顶窟形，以中窟为主窟。据《经记》，知小南海石窟系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（公元五五〇年）由灵山寺僧方法师等人创凿，至天保六年（公元五五五年）由“国师大德”僧稠重莹修成。乾明元年，僧稠卒，其弟子方法师等为纪念先师，依其观法，刻经为记。可知该窟系北齐名僧僧稠的纪念

窟。中窟窟门右侧刻《华严经偈赞》和《大般涅槃经·圣行品》各一部，均为隶书。中窟三尊主佛分别是卢舍那佛（北壁）、弥勒佛（东壁）和阿弥陀佛（西壁）。北壁下部线刻题名“比丘僧稠供养”像，立姿，身着圆领宽袖袈裟，足穿圆口僧鞋，手托莲花作供养礼佛状，神情虔敬。这是国内仅存的僧稠供养像。

上述有关稠禅师的种种文物，不惟为国内首见，而且为研究中国北朝佛教史，增添了新证。历来治中国南北朝佛教史学者，多言中国南北佛教学风旨趣不同：南方偏尚玄风义理，上承魏晋以来之传统；北方重视宗教行为，下接隋唐以来之宗派。按照这一传统观点，当时南朝为义学渊泉，教徒弘阐佛法，多名僧佛寺；北朝则偏重禅道行业，教徒潜心禅修，多凿窟造像之举。这一看法，由于小南海等石窟的存在和僧稠等高僧遗迹的发现，可以得到部分的修正。北朝义学之发达，由于碑传、史乘的互补，又得有力的佐证。

北朝佛学自北魏孝文帝以后，义学渐兴，《法华》《维摩》《涅槃》诸经流行，其内容见于云冈、龙门、巩县诸石窟造像题材。至北魏晚期，已形成禅、理并重的局面，洛阳佛理研习之风终北魏之世不衰。东魏、北齐迁都邺城（今河北临漳县）凡三十四年，邺都更成为中原北方的佛教中心。据统计，都下大寺略计四千，所住僧尼近

八万。就寺僧数量而言，已超过当时的南朝。在佛教的空前发展中，这里已取代洛阳的地位，名僧云集，讲席如林，传承有序。一代中外名僧如菩提流支、勒拿摩提、佛陀扇多、那连提黎耶舍、慧光、道宠、法上、道凭、僧稠、灵裕等，他们或传译三藏，或亲预讲席，或疏注研讨，蔚为风气。《涅槃》《地论》《华严》和《四分律》诸学弘传一时。少林寺跋陀一系的禅法，也于此时弥漫北上。在对多种经论的对比、研习和传授过程中，佛学流派逐渐形成，为其后唐代佛教宗派的确立在理论体系上做了必要的准备。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，如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律宗等，大都导源于中原北方地区，并非偶然。

在北朝译经活动中，菩提流支是译经最多的一个，共译佛经三十九部一二七卷。他还是印度无著、世亲一系唯识法相学（瑜伽行派）典籍的早期译人之一，特别是他译的《十地经论》，在当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，在北方开创了“地论”学派，并以邺都为中心，而有相州南（勒拿摩提）、北（菩提流支）道之分，地论师一时成为重要学人。北齐地论学大师，首推慧光。慧光宗相州南道，弟子众多，以法上、道凭为上首。道凭曾开凿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石窟。道凭弟子灵裕则开创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。可见与安阳石窟关系最密切的是慧光一系的相

州南道。而少林寺主跋陀的大弟子中，唯慧光、僧稠号称得道，并尊“二贤”。

僧稠（公元四八〇—五六〇年），据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》记载，俗姓孙，原籍河北昌黎。因对儒家经史典籍有深厚造诣，被朝廷委以“太常博士”，经常升席讲解，声誉很高。这说明北朝佛学和经学都十分发达，许多名僧具有精博的经学根底，援儒入佛。因而，北齐儒风极盛之区，常为义学流行之域，这是与南朝不同之处，也是北朝义学兴盛的基础所在。僧稠学佛，初从道房受行止观。道房为跋陀高足，授僧稠禅法，就是依据《大般涅槃经·圣行品》的“四念处”观法。该品中提倡的观“身”不净，观“受”是苦，观“心”无常，观“法”无我的“四念处”观，是僧稠修禅的基本方法。小南海石窟中刻《圣行品》，足证此说。石窟中还刻《华严经偈赞》，这是因为，僧稠是地论学相州南派道房弟子，而当时的地论师多兼习《华严经》。此经亦为北朝帝王爱重，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亲手抄写《华严经》大部，达十五卷，并首设“华严斋会”，作书记法会之盛，名《华严斋记》。这一斋会崇拜的主佛是卢舍那佛，是故小南海石窟中主佛亦凿卢舍那等三佛。北齐地论学盛行，至唐代，地论遂归宗于华严宗。

僧稠在深得禅法奥秘后，便赴嵩山少林寺，向祖师跋陀三藏面呈修禅体验，大受跋陀赞赏，称他为“自葱岭（今帕米尔高原）以东，禅学之最”，并再授禅法深要之旨。僧稠早年以儒学著称，得跋陀亲授后，更是闻名遐迩。唐道宣评价僧稠和达摩禅法，认为僧稠禅法显明易于推广，达摩禅法幽深难以达到，因而“高齐河北，独盛僧稠”，可见其影响之深。这从僧稠在北朝地位之高，所受礼敬之重，可以得到证实。北魏时，他先后受到孝明、孝武二帝礼遇。孝明帝三次召请而辞谢，乃送布施于僧稠所居山上。孝武帝再次召请仍不出山，就为僧稠建造禅堂，率徒修行。北齐以后，很快又受到文宣帝召请，帝亲出城郊迎请。僧稠至宫中为文宣帝讲说“四念处”禅法，“帝闻之，毛竖汗流，即受禅道”。从此，僧稠为帝讲道，受到殷重的礼敬，并为文宣帝亲授“菩萨戒”法。天保三年（公元五五二年），文宣帝下令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（南），为僧稠建造云门寺，“兼为石窟大寺主”。僧稠以乾明元年卒于云门寺，享年八十一岁。故《经记》中称作“云门帝寺”。

僧稠两任云门寺主，徒众近千，朝廷供奉殷厚，充诸山谷。文宣帝还敕令国内诸州，“别置禅肆”。文宣帝“因曰：今以国储分为三份，谓供国（国家使用）、自用（皇帝使用）及以三宝（佛、法、僧谓之三宝）”。将国

家储备的三分之一用于佛教，确不多见。值得注意的是僧稠禅法与石窟寺的密切关系。北齐名僧大多开凿石窟，僧稠亦多居“禅堂”和“禅肆”，可知“四念处”的禅观多在石窟中进行。河北武安县定晋禅院即僧稠师寺，相传为僧稠挂衣得道处。

据五代天成五年（公元九三〇年）《后唐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》，该寺原设“禅堂、石室”“坐禅棚”多间，还有阿弥陀佛、圣僧等造像及“道具”等，皆为禅修所必备。北齐僧人于石窟中坐禅的记载很多。金正隆年间（公元一一五六——一六一年）《常乐寺碑》记高洋于鼓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（修禅），遂开三石室（即今响堂山石窟）。

《续高僧传·齐邺下大庄严寺释圆通传》记，武平五年（公元五七四年）邺都庄严寺、定国寺、兴圣寺、总持寺僧一百余名，于鼓山石窟寺（即响堂山石窟）坐禅。同卷《齐相州鼓山释道丰传》中，亦记有众僧于石窟中坐禅。凿石窟正是为僧徒修持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之用。小南海石窟是僧稠纪念窟，同时亦应为僧稠及其弟子禅窟。

## 原典

### 方法师镂石板经记<sup>①</sup>

大齐天保元年，灵』山寺僧方法师、故』云阳公子林等，率』诸邑人，刊此岩窟，』仿像真容<sup>②</sup>。至六年』中，国师大德稠禅』师重莹修成，相好<sup>③</sup>』斯备。方欲刊记金』言，光流末季<sup>④</sup>，但运感』将移，暨乾明元』年岁次庚辰，于云』门帝寺<sup>⑤</sup>奄从迁化<sup>⑥</sup>。』众等仰惟先师，依』准观法<sup>⑦</sup>，遂镂石班』经<sup>⑧</sup>，传之不朽。

## 注释

①以下引文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：以《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》，《文物》，一九八八年第四期。引文中每行间隔，用“』”符号表示，以存原刻面目。下同。

②真容：雕塑或图画佛菩萨等，以及祖师、先德的肖像，称作真容或影像。

③相好：指佛的身体所具有的容貌和形相。其显著易见的特征有三十二种“相”（大人相），微细难见的特征有八十种“好”（随形好），二者合称“相好”。

④末季：即末法。末法思想是中国北朝流行佛教信

仰的产物，尤以北齐时期最盛。其说将释迦去世后的佛教时代分为正法（一般说五百年）、像法（一千年）和末法（一万年）三个阶段，末法即佛法废灭时期，进入五浊恶世。北齐天统二年（公元五六六年），那连提黎耶舍译出《大方等大集经·月藏分》，其《分布阎浮提品》和《法灭尽品》更提出正法五百年、像法一千年，佛入灭后一千五百年进入末法时期之说。在这种末法的危机意识下，刻经开窟以备法灭之举更为流行。

⑤云门帝寺：据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》记载，天保三年（公元五五二年），文宣帝下敕，于邺都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，为僧稠建造云门寺以居之，兼为石窟大寺主。僧稠住持的云门寺在当时地位极高，《经记》中称为“云门帝寺”，可见一斑。

⑥迁化：意谓人迁移化灭，这里指高僧去世。

⑦据《僧稠传》记载：“既授禅法……当依涅槃圣行四念处法”，即指《涅槃经·圣行品》中的“四念处”法，故“仰惟先师，依准观法”，即指僧稠修禅的“四念处”观法。

⑧石班经：小南海中窟门右刻经二部：《大般涅槃经·圣行品》和《华严经偈赞》。前一经为“四念处”观法所依经典，后一经为当时地论师所常习之经典。

## 译文

北齐天保元年，灵山寺僧人方法师和已故云阳公子林等，率领当地的佛教信徒，开凿了这处山岩上的石窟，用以雕镂佛像。到天保六年中叶，北齐国师——德业高操的僧稠禅师，再对石窟造像进行最后的加工，迨石窟工程最终完成。雕成的佛像，完全符合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的要求标准，庄严优美。大功告竣，正当要刻碑记其盛事之际，僧稠禅师却不幸于乾明元年仙逝在云门帝寺。方法师等一众弟子，仰慕遵行已故恩师的德行，依据其“四念处”禅法，凿刻这段文字及有关佛经，以求传之不朽。

## 2. 赵郡王高叡修寺碑（北齐）

### 题解

北齐（公元五五〇—五七七年）一代，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高欢迁都邺城，洛阳地区诸寺僧尼曾相率来到这里。高洋在位时期（公元五五〇—五六〇年），“王四渎之三，统九州之五”，齐境拥有户三百万，口二千万，占有今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及苏北、皖北等广大经济富庶的平原地区，是北齐国力鼎盛的时期。当时，都下大寺略计四千，所住僧尼将八万，讲席相距二万有余，听者常过一万（《续高僧传·靖嵩传》）。

北齐诸帝多崇信佛教，重视禅法，尤以文宣帝高洋为甚。天保初年，曾请僧稠禅师，授菩萨戒。天保十年

(公元五五九年),“齐主(高洋)于甘露寺禅居深观(修禅),唯军国大事乃以闻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六七《陈纪一》),可见其崇佛之深。北齐诸帝还十分推崇《华严经》,文宣帝曾亲书《华严斋记》,立华严斋会,行华严忏法。齐武成帝曾降诏邀请慧藏,于太极殿开阐《华严》(《续高僧传》卷九《慧藏传》)。

与此相应,北齐诸帝及皇室贵戚,还大作功德,兴建石窟、佛寺。如文宣帝开凿北响堂山石窟,大丞相、淮阴王高阿那肱开凿南响堂山石窟,此外还营造了云门寺、大庄严寺、定国寺、兴圣寺、总持寺等诸多官寺。北齐皇裔高叡营建的幽居寺,即当时的一座大寺。

幽居寺位于河北灵寿县西北约六十公里的张家庄乡。该寺坐北朝南,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,群峰叠翠,宝塔映辉,景色秀丽。据《灵寿县志》记载:北齐赵郡王高叡,历选太行胜概,得朱山之阳,建祁林寺(即幽居寺)。置僧舍二百余间,择行僧二千余众居之。齐亡,寺亦荒废,继盛于元大德间。

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变迁,寺院早已废圮,但却较完整地保留了七级方砖塔一座及一部分附属文物,包括古碑四通(北齐碑二、元碑二),以释迦、阿閦、无量寿等三佛(高叡为亡父、母、兄、妻及自身造)为主的汉白玉石佛像二十一尊和石经幢一座。这些现存佛教遗迹,

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。

高叡为北齐高祖、神武帝高欢弟赵郡王高琛之子，《北齐书》及《北史》皆有传。据其本传记载，高叡（公元五三六—五七〇年），小名须拔，三岁父高琛死，为高欢钟爱，养于宫中，恩同诸子。十岁丧母，母为魏女侍中、华阳郡长公主元氏。东魏兴和（公元五三九—五四二年）中，袭爵南赵郡公。文宣帝高洋即位，叡进封爵为赵郡王，邑一千二百户。

天保七年（公元五五六年），以“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定州诸军事、抚军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、赵郡王”的身份，造汉白玉石三佛像。八年（公元五五七年）被召赴邺。后受任防卫长城内外。

皇建元年（公元五六〇年），孝昭帝高演临终，高叡受托顾命，奉迎世祖于邺，以功拜尚书令。世祖死，高叡与冯翊王润、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等人，参奏当朝权臣、鲜卑人和士开，被太后杀于雀离寺院，时年三十六岁，死无赠谥。

高叡崇佛，从其所造寺、像可见一斑。传载叡母病逝，他居丧尽礼，“持佛像长斋（斋戒禁食），至于骨立（形容消瘦，如皮包骨），杖而后起（需拄杖方可立起）”。

该碑立于幽居寺塔外东南角，高近二米，宽一米，

三十八行，每行六十四字，凡三千余字。碑额题《大齐赵郡王□□□之碑》十字，正书“天保八年（公元五五七年）二月十五日立”。碑文详述定国寺禅师僧櫬创始该寺，赵郡王任定州刺史时拓而新之，更建灵塔的史实。对当地的地貌、形胜、传说和佛教信仰，该地与北齐帝室的关系等，都有所记载。碑文用典驯雅工仗，行文繁丽多致，可资提供不少讯息。

## 原典

### 大齐赵郡王□□□之碑<sup>①</sup>

盖闻珠林璇室，现昆仑之中；银阙金宫，跱蓬莱之上。居之□幽，登之乃灵。逐雨随风，悬殊六通<sup>②</sup>之□。黄衣丹椹，□非四□之味。□□阳山□之洞，有□□大帝之□，□□生半天之山，七卢入香烟之岳。伏膺道术，始学牛毛于我法门，事均驴乳。

次复月光童子<sup>③</sup>戏天台<sup>④</sup>之傍，仁祠浮图<sup>⑤</sup>绕嵩高<sup>⑥</sup>之侧。行藏比于幻化，出没放于净土。弗□□□罕逢濡足，及于金台罗汉<sup>⑦</sup>远住东海，琼树声闻<sup>⑧</sup>遥家西域。承风问道，此实阙如。岂落太圆所都，化作径行之境；真人<sup>⑨</sup>所府，翻成息心<sup>⑩</sup>之地。

黄河之北，忽出育王<sup>⑪</sup>之龛；蓬莱之东，别有迦维<sup>⑫</sup>

之国。然灯<sup>⑬</sup>避风之处，服药息务<sup>⑭</sup>之所，和合戾止，有朱山焉。其地则上应璇星<sup>⑮</sup>，下分全赵。邑迩<sup>⑯</sup>灵丘<sup>⑰</sup>，念黑貂之为珥；峰连牛饮<sup>⑱</sup>，吐白陆之滋川<sup>⑲</sup>。重岭概云，□人或凡。曲岝无底，瞻天谓窗。晨光东壑，类汤谷<sup>⑳</sup>密迩；暮色西巘，恠（怪）峗嵫<sup>㉑</sup>咫尺。阴冰夏素，想逼烛龙<sup>㉒</sup>；阳木冬青，意近火鼠<sup>㉓</sup>。

崇岩之面，有曝（瀑）布焉。至于春泉初涌，秋水时至，萧梅條條圓注，拟虹氣而上升；散亂高流，拔天河之懸泻。若乃金花琼实，畧日香風，玉酒石膏，除飢却老。羊腸九阪，蛇盤九曲，驅龍從虎，一見而不歸。控鵠<sup>㉔</sup>乘鸞<sup>㉕</sup>，暫游而忘返。

## 注释

①引文见《常山志》及丁明夷《北齐幽居寺塔及封龙山石窟》（待刊）。该碑额题作《大齐赵郡王□□□之碑》，其中脱落三字，疑为“幽居寺”。又，该寺塔由底层，横卧一北齐碑《赵郡王高寺颂记》，石高零点七四米，宽一点五五米，二十一行，每行十字，楷书，建于天保八年（公元五五七年）。碑文颂扬高叡、僧櫛立寺建塔事。原文附录于下，以供读者参照：

□□齐天保八年岁次丁丑四月己巳朔八月丙子，使

持节、都督定瀛幽沧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、抚军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、赵郡王高叡，地居两献（献同贤），化拟二南（指《诗经》之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）。六度（佛教修行中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，包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和智慧）是宣，十善（佛教基本道德信条，包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邪见）无滞。比丘僧櫛（标），业重行高，栖<sub>元</sub>宅妙。同舍异珍，建斯灵宇。虬（蟠曲）簷（檐）回构，宝铎（铎，古乐器，形如大铃）依空。有类飞来，无殊涌出。当愿福钟（聚集之义）七庙（帝王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），卜世（用占卜推测传国的世数）靡穷，圣主临驭（统治），固兹万寿。先王道洽（沾润）群氓，先太妃德崇列闕（城门、国门）。昊苍（苍）廓（寘，放置、安置）惠，慈阴（荫）夙倾。思所以仰报亡灵，祚（赐福）覃（延长）遐（远、远去）裊（同裔），一切六道（指处于生死轮回中的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和畜生，又称六趣），彼岸咸登。金石是镌，传之不朽。櫛弟胡明达、定国寺主慧照。

□□□□□□主僧实。

②六通：指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。

③月光童子：相传为印度摩揭陀国（梵文 makadhyā）

王舍城（梵文 Rājagṛha）德华长者子。长者听外道言，欲害佛，被月光童子劝止。二人后均信佛。佛授记月光童子将来成佛的预言。

④天台：指天台山，在浙江省天台县。

⑤仁祠浮图：仁祠指佛寺，浮图指佛塔。寺有少林寺，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内地建立最早的佛寺；塔有嵩岳寺塔，建于北魏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五年），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砖塔。

⑥嵩高：指嵩高山即嵩山，在河南省登封县，为五岳中的中岳。

⑦罗汉：为阿罗汉（梵文 Arhat）的略称，指小乘佛教修行达到最高境界的觉悟者。

⑧声闻：（梵文 Śrāvaka）意为听闻佛陀言教的觉悟者。

⑨真人：为道家、道教称“修真得道”或“成仙”之人。

⑩息心：是佛教禅定修行的方法，要求息虑凝心，摒除杂念，专注一心。

⑪育王：指阿育王（梵文 Aśoka，公元前二七三—前二三二年在位），印度摩揭陀国王。统一全印度，扶植佛教，立佛教为国教。相传曾建八万四千寺塔。

⑫迦维：即迦毗罗卫（梵文 Kapilavastu）国，为佛

陀释迦牟尼的故乡，亦为释迦族聚居地的国都所在，一般认为该地在尼泊尔南部。

⑬**然灯**：（梵文 Dipamkara）即燃灯佛，又译锭光佛，为过去佛。释迦牟尼佛前世曾献给该佛五茎莲花，故被授记（预言）于九十一劫后的今世成佛。

⑭**服药息务**：为道家修炼长生的方法。

⑮**璇星**：即璇星，为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，冀州属。

⑯**迩**：近之意。

⑰**灵丘**：指灵丘县，在山西省大同东南，与灵寿县西北境接壤。

⑱**牛饮**：指牛饮山，在今河北省行唐县境。

⑲**白陆之滋川**：白陆谷在河北省行唐县，白陆原作白陉。牛饮山白陆谷为滋川（水）发源地，水东流入滹沱河。

⑳**汤谷**：为中国古代传说中日出之处。

㉑**崦嵫**：指崦嵫山，为传说中的日落之处。

㉒**烛龙**：为传说中的人面蛇身神，据说它的双目“其瞑乃晦，其视乃明”，见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。

㉓**火鼠**：为传说中用其毛可织火浣布的鼠类。

㉔**鹄**：即天鹅。

㉕**鸾**：为凤凰之类的神鸟。